

责编:陈曦
美编:郝莎莎

筑成永恒的阅读堡垒

□天凌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杨素秋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4年1月

“没撕干净的海报，乱画的字迹和油污，隐约暗示出衣服店和餐饮店的轮廓，像是烟火表演结束后一地凌乱的爆竹皮。”

前往碑林区挂职的语文老师杨素秋，奉命接手环境如此狼藉的地下空间，打算建设西安碑林区图书馆。她踌躇满志，想挑选出8万册的书，让这曾经杂乱无章的地下空间，成为读者的精神堡垒。这一在短视频时代逆风而行的经历，最终汇聚成《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一书的骨骼与血肉。

杨素秋的笔法十分细致，微末之事都被她写出趣味来，她以一串串数字为我们呈现出建设图书馆的艰辛。从选址到装修，再到选书，事必躬亲。她日以继夜地审看出版商送来的书单，就像一位母亲在为自己刚出生的婴孩准备贴身衣物与袜子。在为公共图书馆选书的时候，杨素秋既要在专业性符合普通性之间做出平衡，又要在个人趣味与公共意见之间把握尺度。比如，她不惜成本采购昂贵的立体童书，让图书馆成为消除身份差异的空间。

这座融合碑帖、童书、漫画、武

侠等特色区域的“小而美”的图书馆开张后，杨素秋还用一种类似八卦阵的笔法，来写读者与图书馆千丝万缕的关系——以选书、借书、读书为圆心，辐射到他们真实生活的不同层面，既写出他们的艰难与困惑，又捕捉他们的精神生活被书籍指引的某个瞬间。

比如在《他想自己走进海水》一节中，杨素秋写了两位视障爱好者与图书馆之间的紧密关联，与他们交流求知欲和亲身体会后，杨素秋创办了视障阅览室，挑选了可供盲人阅读的设备与图书。

在视障阅览室里，看到杜斌一顿一顿地触摸那些锥刺的凸点，曾有所不解：既然如今那么多听书节目可选，一个盲人为什么还要执着于在摸索中阅读盲文书呢？杜斌解释：“因为那不一样了。听书好像是怀里被人塞了一大堆的东西，而摸书是自己主动走进去的，就像一个人主动走进海里，感受到海水一点、一点漫过脚面，漫过小腿……”杨素秋听得眼睛发热：虽然盲人看不见大海，但他心里的大海一样有声音、气味、温度、波澜，作为一

个心明眼亮的选书人，她不应忽视他的需求。

在《做题家，我们一起读诗吧》这一节中，杨素秋写了两位高中语文老师朱妮娅和王彦明，在课堂教学中各种苦恼。很多学生被他们焦灼的家长带到图书馆里来找书看，为的是快速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能直接提分。然而，提升写作能力靠的是不那么功利的阅读，往往靠的是对社会、历史、文学的广泛涉猎，靠的是“深一点的作品”；至于释放孩子们的想象力，帮他们抵御求学过程中的压力和抑郁情绪，恐怕得去读诗。这样，才有望扔掉写作时的教条八股，让新鲜的直觉喷涌而出。

依照老师们的建议，杨素秋在图书馆建了一个“诗歌区”。可能，人必须在某些维度上与世俗的成功标准隔开一点距离，才能在激烈竞争中避免焦灼和迷茫。而这，也是杨素秋殚精竭虑造一座图书馆的用意吧。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区级图书馆的诞生史”，更是一部读者的心灵史。为铺

助杨素秋在这家图书馆中建立“碑帖区”，教书法的杨国庆老师帮她筛选碑帖，讲到只有内行才知道的细节，比如“好的拓片，字的边缘会有立体感，能看到厚度，能想象刀刻的角度。”为什么一定要建设“碑帖区”呢，因为碑林区有全国最大的石碑博物馆，也因为中国书法的美是有层次的，要看，要闻，要抚摸。

运营一座公共图书馆，带给杨素秋莫大的安慰。在AI时代，我们担忧无人读书，也担忧无人会走进图书馆，然而，杨素秋一手一脚创造出来的图书馆依旧人流汹涌，她深入地下，创造了一座曲径通幽的精神堡垒，想象读者在生活中遭遇无聊与困境时，书中会有同频的强大心灵在安慰他们，恰如米沃什在诗中所言：“如此幸福的一天，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蜂鸟停在忍冬花上，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阅读无形中创造了广阔的“蓝色大海和帆影”，值得每一个人直起腰来眺望，它今天在，未来也在。

如何用饮食记忆打开一座城市的历史

□李旭



《饮食的怀旧》
[美]马克·斯维斯洛克 著 门泊舟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4年10月

在汗牛充栋的上海史著述中，美国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教授马克·斯维斯洛克的《饮食的怀旧：上海的地域饮食文化与城市体验》选择了一条独特而芬芳的路径——它通过探究百年间上海“风味”的此消彼长、各色物产中蕴含的情感纽带，将饮食升华为研究城市史的方法论。这本书与其说是一部饮食文化史，不如说是一次大胆的史学实验：用“怀旧”这一情感结构来解读城市特质，用饮食日常实践来掘开被宏大叙事掩埋的历史脉络。

《饮食的怀旧》史料丰富详实且形式多样，古籍、方志、文人笔记、商业杂志、绘画摄影、近现代政府档案无所不包。然而当文献缺位时，一道菜的流变就可能是一部微观政治史，这种“非文本史料”或许封存着远比官方档案更鲜活的城市记忆。

从清朝末期的“番菜”到现代的“海派菜”，每一阶段的饮食变革都是上海社会变迁的镜像。正如《饮食的怀旧》以丰富史料向我们频繁展示的那样：被裹挟在历史洪流中

的渺小人们，往往是通过餐桌上的一饮一食来感知和记载世事变迁的。而在某些波诡云谲的时刻，当人们惊觉熟悉的世界开始崩坏，他们也往往以饮食为想象的载体，重新建构和梳理自我与他者、此地与世界的空间秩序。

书中揭示，晚清民国时期四马路的“番菜馆”，实则是殖民语境下的文化政治场域：“对于沪上西人而言，坚持故国的餐饮烹饪方式，是保留故国文化、保有自身作为‘文明开化之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办法。”而对华人精英来说，初时追捧西餐是为跻身租界权力结构的身份投名状。耐人寻味的是，番菜馆时兴十余年后便日渐式微，“五方杂处”的本土菜系却在沪上蓬勃竞生，悄然重构着“中国味”的共同体想象。

斯维斯洛克有意尝试超越传统饮食文化史的民俗志趣味，赋予饮食以史料本体论的地位，这极大地丰富和补充了基于档案文书等传统史料的历史叙事，为理解过去开辟了一条不可替代的微观史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斯维斯洛克并未沉溺于浪漫化的“饮食”乡愁叙事，也未止步于关于饮食记忆的历史重构，其深刻性更在于解构“怀旧”这一情感结构的历史生产性。斯维斯洛克敏锐地指出：“地方饮食文化是建构个人与集体身份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是讲述历史的重要修辞——不管这讲述是属于主流的声音，还是来自社会边缘群体的反叙事。”怀旧，在此并非简单的沉湎过去，而是一种主动的身份建构行为。有论者指出：“怀旧看似回溯过去，实则是为当下赋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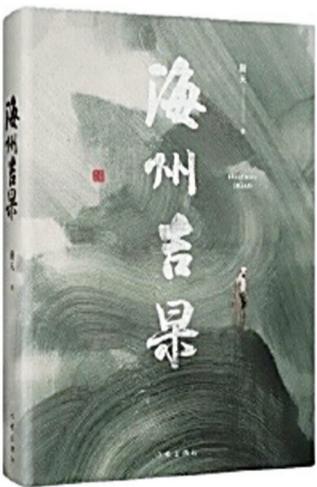
近代上海是一座四方辐辏的移民城市，19世纪下半叶，上海移民社团的需求和喜好深刻重塑了当地的餐饮格局。例如，始建于1851年的杏花楼（后以“杏花楼”闻名）便是上海最早涌现的新式粤菜馆之一。这些承载着地方风味的餐馆，在城市各处形成了各自的聚集区，成为凝聚乡谊、构筑社团网络的重要空间，进而有力推动了诸如徽商、粤商、宁波帮等同乡商业团体的壮大

与发展。更重要的是，这些餐馆通过复刻家乡风味、营造熟悉的环境，成为移民群体保存和重构集体记忆的场域，也是他们作为“新上海人”表达自身文化身份与归属感的重要方式。及至当代，“老上海”怀旧餐厅风行，“老字号”成为网红食肆，这不仅是对往昔生活的一种追忆，更是在都市巨变和现代性挤压的语境下，人们寻求情感归属的一种实践——它提供了一个可触可感的“记忆之场”，让个体得以重构与城市历史及社群的情感联结。

《饮食的怀旧》以独特的视角，为城市史研究提供了新路径。它提醒我们：普通人的一碗隔夜泡饭，同样是历史考证不可忽视的证物，“史料”的认知边界也因此得到了再审视。至于作者将“饮食的怀旧”视为解读身份建构与认同的核心维度，是否有未充分考量记忆本身的建构性与流动性之嫌，这点或存争议。但无论如何，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及其充满人文关怀的学术实践，极具启发性。

郁郁苍梧海上山

□王振羽



《海州吉果》
蒯天
作家出版社
2025年9月

乙巳中秋，蒯天寄来他的长篇小说《海州吉果》，孙晓云封面题字，朴素精装，雅洁漂亮。海州多知是说连云港，而吉果是谁？是一何等人物让蒯天为其书写一如此长篇？

吉果确有其人。任何一方水土都有传奇，都有或真或假演绎流传的英雄人物。《水浒传》源于《宣和遗事》，后被添枝加叶不断丰富，又被有人精心删改加以修饰雅化，终成经典奇书，广为传布。南阳有一别廷芳，也是五彩斑斓颇为传奇的地域人物，周梅森以他为原型也曾写过一部中篇小说《大捷》。安徽凤台苗沛霖割据皖北，纵横一时，有“小周瑜”之称，他狡诈多变，游刃有余，诱骗英王陈玉成，又悠悠玩弄翁同龢，也是一度叱咤风云炙手可热的人物。他们自然没有冯玉祥、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父子等弄出如此之大的影响如此之大的局面，却在一定方圆之内，口碑流传，传奇多多。连云港是滨海城市，陇海铁路的东端起点，多说花果山孙猴子，也说吴承恩李汝珍，苍

梧古地，孔望山在，徐福东渡，海天辽阔。而在此地，大致在晚清之际有一名叫吉果的人物，据说有举人身份，诙谐机智，故事多多。蒯天依据此一人物的民间故事诸多桥段，经过精心构思，结合自己的多年观察，撰成近四十万字的《海州吉果》，令人惊奇，也很有意思。

蒯天设定历史背景只是挂小说的钉子。《海州吉果》设定的历史背景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到辛亥革命之前的十余年之内，以吉果为代表的众多人物在海州、京城之间的传奇故事，纷纷扰扰，各种故事，扣人心弦，跌宕起伏，很有故事性，也有戏剧性。吉果父子出京被人追捕，他们在回海州途中到金门寨躲避，就此展开与金盖天金耀祖金连珠父子父女的纠缠。金盖天之子金耀祖是海州知府，金连珠是金耀祖的妹妹，蒯天让吉果与金连珠一见钟情暗结同心，而后是吉果父子机智离奇奔赴海州搭救即将在海州被开刀问斩的老师韦良清，这一番情节推进，这一番

人物迭出、不断反转，令人眼花缭乱，也让人欲罢不能。

小说不仅仅局限在海州一地，蒯天要让他们进京展开博弈，在更大的舞台上进行表演推进，这才有了金耀祖要把自己的妹妹献给十六王爷的骇人操作，这才有了吉果借助军机处胡大人的协助如何掌控十六王爷，最终让金耀祖功亏一篑铩羽而归。故事到此还没有完，蒯天安排让金耀祖的父亲在树上上吊自杀、妻子发疯，而这位知州又意外地成了淮扬道，吉果的老师韦良清做了海州知州，吉果成了州同。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原来的生死对手，如今都成了体制内吃皇粮的“官员”，但斗争没有停歇，洋务运动的推进也在海州拉开帷幕，洋人也到了海州。是的，有一名叫周敬祖的革命党也来到了海州。远在北京的满清朝廷自然要瞩目海州，十六王爷、胡大人先后莅临海州，大致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的1906年，也就是科举制彻底废除日俄战争结束之年，蒯天让这一“海州吉果”宛若惊

鸿，飘然而去，不知所终。小说就此终章，余音绕梁。

致敬故园乡梓乡愁浓郁。蒯天写《海州吉果》紧贴人物，着眼场域，对海州古城街巷以及四季物候的描画，散落在小说文本之中，自然、妥帖。我多年前，研读常熟翁同龢一家资料，知道翁同龢的祖父翁咸封曾任海州学正，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在海州度过了一段难忘时光。蒯天在小说中不断提到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也说到举人吉果亲临现场高歌一曲大鸣不平，但蒯天无意坐实众多历史人物，更不愿受当时历史事件人物的羁绊束缚，他要挥洒自如，他要天马行空，而这样的汪洋恣肆戏剧冲突，又都能自圆其说，逻辑自洽，的确是下了功夫。

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方丈有无间。《海州吉果》有陈彦作序，也有周梅森、李洱、乔叶、徐则臣等人热情推荐站台，书中的钢笔画插图别具一格，也为文本增色不少。蒯天是多面手，很活跃，他的这一部长篇小说，惨淡经营，细细雕琢，堪可玩味。